

大卫·科波菲尔

〔英〕狄更斯 著 宋兆霖 译



著名翻译家**宋兆霖**权威译作

逆境中满怀信心 顺境中加倍努力

这部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友爱、善良、坚强，
甚为动人心魄，可以说是一部杰出的人生教科书。

名家
名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大卫·科波菲尔

DAVID COPPERFIELD

[英]狄更斯◎著

宋兆霖◎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精装版/(英)狄更斯著;宋兆霖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190-0618-1

I. ①大… II. ①狄…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8346号

大卫·科波菲尔

著 者:(英)狄更斯

译 者:宋兆霖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朱 庆

责任编辑:陈若伟

装帧设计:张婷婷

复 审 人:姚莲瑞

责任校对:郑红峰

责任印制:陈 晨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电 话:010-65389136(咨询),65067803(发行),65389150(邮购)

传 真:010-65933115(总编室),010-6503385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chenrw@clapnet.cn

印 刷: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市天池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116千字 印 张:7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0618-1

定 价:2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来到人间.....	1
第二章	初识世事.....	5
第三章	生活有了变化.....	9
第四章	蒙羞受辱.....	14
第五章	遣送离家.....	19
第六章	相识增多.....	23
第七章	第一学期.....	26
第八章	我的假期.....	30
第九章	难忘的生日.....	33
第十章	遭受遗弃.....	36
第十一章	独自谋生.....	39
第十二章	决计出逃.....	43
第十三章	决心的结局.....	46
第十四章	姨婆为我做主.....	50
第十五章	重新开始.....	54
第十六章	我又成了新生.....	58
第十七章	故友重现.....	63
第十八章	一次回顾.....	67
第十九章	见见世面.....	69
第二十章	斯蒂福思家.....	72
第二十一章	小艾米莉.....	74
第二十二章	旧景新人.....	79

第二十三章	选定职业·····	83
第二十四章	初涉放荡生活·····	85
第二十五章	吉神和凶神·····	89
第二十六章	坠入情网·····	93
第二十七章	托米·特雷德尔·····	96
第二十八章	米考伯先生的挑战·····	99
第二十九章	重访斯蒂福思家·····	104
第三十章	一个损失·····	106
第三十一章	一个更大的损失·····	109
第三十二章	走上漫漫路·····	112
第三十三章	无忧无虑·····	115
第三十四章	姨婆使我大吃一惊·····	118
第三十五章	沮 丧·····	120
第三十六章	满腔热情·····	124
第三十七章	一杯冷水·····	127
第三十八章	散 伙·····	130
第三十九章	威克菲尔和希普·····	134
第四十章	浪迹天涯的人·····	137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两位姑妈·····	140
第四十二章	搬弄是非·····	143
第四十三章	再度回顾·····	146
第四十四章	我们的家务·····	149
第四十五章	姨婆的预言应验·····	152
第四十六章	消 息·····	155
第四十七章	玛 莎·····	158
第四十八章	持 家·····	160
第四十九章	坠入迷雾·····	162
第五十章	梦想成真·····	167

第五十一章	踏上更长的旅程.....	170
第五十二章	我参加了大爆发.....	173
第五十三章	又一次回顾.....	178
第五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事务.....	180
第五十五章	暴风雨.....	183
第五十六章	新创和旧伤.....	187
第五十七章	移居海外的人们.....	189
第五十八章	出 国.....	191
第五十九章	归 来.....	193
第六十章	爱格妮斯	195
第六十一章	两个悔罪者.....	198
第六十二章	我的指路明灯.....	201
第六十三章	一位来客.....	204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207

第一章 来到人间

我出生在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我是一个遗腹子。当我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时，我的父亲已经闭上眼睛看不到这个世界六个月了。一想到他竟会从来没有见过我，即便是现在，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至于儿时看到教堂墓地里我父亲的白色墓碑，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所引起的种种联想，以及当我们家的小客厅中亮着温暖的炉火和明亮的烛光，门窗却紧锁，把父亲的坟关在门外，让它独自待在那寒夜之中，这引起我无限的同情。

我的父亲有一位姨母，因而也就是我的姨婆了，她是我们家的主要大人物。她叫特洛伍德小姐，我的母亲却总把她叫做贝特西小姐，不过，这只是在我那可怜的母亲，克服了对这位可怕人物的畏惧之心后敢于提到她时，才这样叫她。我这位姨婆曾嫁过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他长得很英俊，但他并不像古训“行为美才是美”。所说的那样——因为他大有打过贝特西小姐的嫌疑，有一次，为了生活费用上的事两人发生争论，他甚至粗鲁狠心地要把她扔出三楼窗口。这些脾气上互不相投的事实，使得贝特西小姐决定给他一笔钱，经双方同意，两下分居。然后他就带着他的钱到印度去了。

我相信，我的父亲曾经是她所宠爱的人，可是他的婚事把她给深深得罪了，原因是她认为我的母亲是个“蜡娃娃”。她从来没有见过我的母亲，不过她知道我的母亲还不满二十岁。我的父亲和贝特西小姐从此没有再见过面。父亲结婚时，年龄比我的母亲大一倍，而且身子骨也不大好。结婚后一年，他就去世了。如我前面所说，这是在我出世前六个月。

这就是那个多事而重要的星期五下午的情况。

那天下午，我的母亲正坐在壁炉前，忽然看到有一个陌生的女人往庭园里走来。

我的母亲又朝那女人看了一眼，她确信地预感到，这人准是贝特西小姐。她径直朝屋门走来，这种凌厉笔挺的姿势和从容不迫的精神，别的人是不可能有的。

“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特西小姐说。

“是的。”我的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有一个特洛伍德小姐，”来客说道，“我想你听说过她吧？”

我的母亲回答说，她很荣幸，听说过那个大名。

“你现在见到的就是她。”贝特西小姐说。我的母亲听说后就低下头，请她进屋。

她们一起走进了我母亲刚才待的小客厅，坐了下来，可贝特西小姐依然一言不发，我的母亲极力忍了又忍，最后还是没能忍住，终于哭了起来。

“啊，得啦，得啦！”贝特西小姐急忙说，“别这样！行啦，行啦！”

可是我的母亲怎么也忍不住，直到哭够了才止住了眼泪。

“摘下你的帽子，孩子，”贝特西小姐说，“让我仔细看看你。”

我的母亲就按她的吩咐把帽子摘下了。

“哟，我的天！”贝特西小姐叫了起来，“你简直还是个娃娃啊！”

“你刚才说不知道是不是生个女孩，”贝特西小姐说，“我可一点也不怀疑，一定是个女孩。这样吧，孩子，从这个女孩降生的时候起——”

“也许是个男孩呢。”我的母亲冒昧地插嘴说。

“我告诉你了，我有一种预感，这一定是个女孩，”贝特西小姐回答道，“别跟我拌嘴啦。从这个女孩降生的时候起，孩子，我打算就做她的朋友，愿意做她的教母，我求你把她的名字取作贝特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个贝特西·特洛伍德可一辈子都不应该犯错啦。她的感情也不应该再滥用啦，可怜的孩子。她应该好好地受到教育，



好好地受到保护，不让她愚蠢地去信赖那些不应该受到信赖的人。我一定要把这当做我自己的责任。”

“大卫待你好不好，孩子？”沉默了一会儿后，贝特西小姐问道，她那头部抽动的动作也逐渐停歇下来，“你们在一起过得快活吗？”

“我们很快活，”我的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待我真是太好了。”

“我知道，大卫曾花钱给自己买过一笔保险年金，”过了一会儿，贝特西小姐说，“他是怎么给你安排的？”

“科波菲尔先生，”我的母亲回答说，说话已感到有些费劲，“对我非常关心，为我安排得很周到，把其中的一部分年金划归给我继承。”

“多少？”贝特西小姐问道。

“一年一百零五镑。”我的母亲回答。

“他原本会干得更坏哩。”我姨婆说。

“坏”这个字用得正是时候，我的母亲这时的情况正是坏透了，拿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女仆佩格蒂，一眼就看出她如此难受是怎么一回事——要是当时房间里光线较亮的话，贝特西小姐本当早就可以看出来的——佩格蒂急忙把她扶到楼上我母亲自己的卧室，并且立即打发他的侄子汉姆·佩格蒂去请护士和医生齐利普。她没让我的母亲知道，她已经把汉姆藏在我们家好几天了，为的就是在紧急时刻供作差遣。

性情温和的齐利普先生，即便在别的时候会记仇，在这种时候他也决不会对人怀有恶意的。所以他的事情刚一办完，就侧着身子走进小客厅，用他那最和蔼的态度对我的姨婆说：

“啊，小姐，我很高兴，向你道喜啦。”

“她好吗？”我的姨婆问道，她交叉抱着双臂，一只胳膊上依旧系着帽子。

“哦，小姐，我想，用不了多久，她就不会有什么不舒服了。”齐利普先生回答说。

“她呢，她好吗？”我的姨婆突然厉声问道。

齐利普先生把头转向一边，像一只讨人喜欢的小鸟一样看着我的姨婆。

“那孩子，”我的姨婆说，“她好吗？”

“小姐，”齐利普先生回答，“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呢。生的是个男孩。”

我姨婆听了一言不发，抓住帽带，提起帽子，把它当做投石器似的，朝齐利普先生的头打了一下，然后戴上打瘪的帽子走出去了，从此没有回来。她就像一个心怀不满的仙子，或者像人们认为我能看见的鬼魂一样，不见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章 初识世事

当我回顾久远的过去，追忆起自己童年那段浑噩岁月时，首先出现在我面前的清晰形象，一个是满头秀发、体态仍如少女的母亲，一个是毫无体态可言的佩格蒂。

一天晚上，剩下佩格蒂和我两人坐在小客厅的壁炉前。我给她念了一篇有关鳄鱼的故事。

“佩格蒂，”我突然问道，“你结过婚吗？”

“天啊，大卫少爷，”佩格蒂回答说，“你怎么会想到问起结婚的事来呢？”

“你到底结过婚没有呀，佩格蒂？”我说，“你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是不是？”

“说我漂亮，大卫！”佩格蒂说，“啊哟，没有的事，我的宝贝！可你怎么会想到问起结婚的事来呢？”

“我不知道！——一个人一定不能同时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是吗，佩格蒂？”

“当然不能！”佩格蒂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可要是你嫁给一个人，而那个人死了，你再嫁另一个人，这可以吗，佩格蒂？”

“可以那样，”佩格蒂说，“要是你想那样做，亲爱的。这是一个看法问题。”

我们讲完了鳄鱼的故事，就开始讲起鼉龙来，这时前院的门铃响了。我们急忙跑到门口，是我的母亲回来了。我觉得，她看上去比往常更漂亮了，跟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位长有好看的黑头发和黑胡子的

男人。

他拍拍我的头。可是，不知怎么的，我不喜欢他和他那低沉的声音。我嫉妒他的手摸我时碰到我母亲的手——他的手确实已碰到。我尽力把它推开。

“哎，大卫！”我的母亲阻止说。

“让我说‘再见’吧，我的好孩子。”那男子把头俯到——我看到了！——我母亲的小手套上时，对我说。

“再见！”我说。

这时，我看见他在庭园里转过身来，用他那双不吉利的黑眼睛朝我们最后看了一眼，随后关上了门。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和母亲正在前面的花园中，这时谋得斯通先生——现在我已知道他叫这个名字——骑着马来了。他见了我母亲便勒住马，向她问了好，并说他要到洛斯托夫特看几个朋友，他们那儿有一只游艇。他满面春风地向我的母亲提议，说要是我想要骑马的话，可以坐在他前面的马鞍子上，把我带了去。

我们来到海滨的一家旅馆，那儿有两位先生正在一个房间里抽雪茄烟。他们两人都躺在椅子上，每人至少占了四把椅子；他们都穿着宽大的粗呢短大衣。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外套和海员斗篷，还有一面旗子，全都捆在一起。

看到我们进去，他们两人都懒洋洋地翻身站了起来，并且说道：“哦，谋得斯通！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

“还没有哩！”谋得斯通先生回答说。

“这小家伙是谁呀？”两人中有一个拉住我问道。

“这是大卫。”谋得斯通先生回答说。

“姓什么？”那人问，“是大卫·琼斯？”

“不，是大卫·科波菲尔。”谋得斯通先生说。

“什么！是那个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的小累赘？”有一位先生叫了起来，“那个标致的小寡妇的？”

“昆宁，”谋得斯通先生说，“请你说话留点神。有的人耳朵可

尖哩！”

这以后，我们就到海滨的悬崖上散步，在草地上闲坐，以及用望远镜看远处的景物。

我们晚上很早就回家了。那是个非常晴朗美好的夜晚。母亲打发我进屋去吃茶点后，她又和谋得斯通先生在蔷薇围篱旁散步。他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就问我那一天的情况，他们说些什么。我提到了他们说她的话，她笑了起来，并对我说，他们真不要脸，净在胡说八道——不过我知道，他们的话让她高兴。

“他们说些什么，大卫？再给我说一遍。我不相信。”

“那个迷人的——”我开始说。

我的母亲用双手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说。

“他们说的决不是‘迷人的’，”她笑着说，“他们决不可能说‘迷人的’，大卫。这会儿我知道了，决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这么说的，‘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我理直气壮地说，“还有‘标致的’。”

“不，不，决不会是‘标致的’。不是‘标致的’。”我的母亲又把手放到我的嘴唇上，插嘴说。

“是这么说的，‘那个标致的小寡妇’。”

“这些不要脸的傻瓜！”我的母亲叫了起来，笑着用手捂住自己的脸，“这班可笑的男人！是不是？亲爱的大卫——”

“嗯，妈。”

“这话你可别告诉佩格蒂；她听了会对他们生气的，我自己听了就很生他们的气；我想还是别让佩格蒂知道的好。”

我当然答应了；接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互相接吻，然后我很快就睡熟了。

一天晚上，我们像先前一样，一块儿坐着（我的母亲又到邻居家去了）。旁边放着袜子、码尺、蜡头、盖上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匣子，还有讲鳄鱼的书。这时，佩格蒂一连看了我几眼，又张了几次嘴，像要说话的样子，可是又没有说——我当时以为她只是要打哈欠，要

不我一定会吃惊的——最后终于用哄我的口气说：

“大卫少爷，我带你去亚茅斯我的哥哥家住两个星期，你说好吗？那不是很好玩吗？”

“你的哥哥是个有趣的人吗，佩格蒂？”我随口问了一句。

“哦，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佩格蒂举起双手喊了起来，“那儿还有大海，有大船、小船，有打鱼的，有海滩，还有汉姆跟你一起玩——”

佩格蒂说的是她的侄子汉姆，这我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过。

她扼要地说了这么些有趣的事，我兴奋得脸都红了，于是便回答说，看来那儿确实很好玩，可是我的母亲会怎么说呢？

“我敢拿一个几尼打赌，”佩格蒂看着我的脸说，“她一定会让咱们去的。要是你愿意，等她一回家，我就问她。就这么办啦！”

母亲果然同意了。

我们动身的日子很快就到了，甚至连我也觉得这日子来得太快了，而原来，我是迫不及待地盼望这天快到来的，还有点怕发生地震、火山爆发或者其他自然灾害，弄得我们走不成哩。我们乘的是一辆脚夫的马车，车子在早饭后就出发。

回忆起当时我怎样急于要离开我那个快乐的家，想到我竟会一点没有觉察从此我永远离开了这一切，虽然叙述起来似乎很轻松，可直到现在，我心里还感到很难过哩。

我还喜欢回忆起，当脚夫开始赶动马车时，我的母亲突然跑出大门，叫他停下，为的是她要再吻我一次。现在，我老是喜欢回忆她的脸上我的脸吻我时，她所表现出来的那副亲热和慈爱。

当我们离开站在路旁的母亲出发时，谋得斯通先生来到她的跟前，好像是在劝她不要这么动感情。我避开车篷向后张望，心里嘀咕，这跟他有什么相干。佩格蒂也从另一边往后张望，她好像很不满意；这从她带回车中的脸色可以看出来。

第三章 生活有了变化

脚夫的这匹马，我想是世界上最懒的马了。它一直耷拉着脑袋，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蹭着，仿佛它喜欢让那些收包裹的人久久等着似的。我真的有一种幻觉，有时候仿佛听到它为这一念头发出轻轻的暗笑声，但是脚夫却说，它只是患了咳嗽病。

我们往小路上拐了好几次，为了把一副床架送交一家酒馆，又花了很长时间，另外还去了几个地方，闹得我都厌烦透了：后来终于看到亚茅斯了，我才又高兴起来。

我们终于来到了亚茅斯的街上（这种街道我感到相当陌生），鱼腥、沥青、麻絮和焦油味扑鼻而来，只见水手们在到处走动，叮当作响的车子在石铺路上来来往往，这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于是我对佩格蒂说了我的想法，她听到我说很高兴，非常满意，并且告诉我，大家都知道，亚茅斯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了。

“瞧，我家的汉姆在这儿哪！”佩格蒂叫了起来，“长得都不认得了！”

没错，汉姆正在酒馆里等着我们，他像个老相识似的，问我一路可好。

汉姆背上背着我，胳膊下夹着我们的一只小箱子，佩格蒂则提着我们的另一只小箱子。我们穿过了几条撒有碎木片和小沙堆的小巷，经过了几家煤气厂、制缆厂、小船厂、大船厂、拆船厂、堵船缝厂、船具厂、铁匠铺，以及许多类似这样的地方，最后终于来到了我打远处就已看到的那片单调的荒滩。这时汉姆说：

“大卫少爷，那就是我们家的房子！”

我朝那片荒滩的四面八方看去，尽量往远处看，一直看到海，看到河，可是我什么房子也没看见。在不远处，有一只黑乎乎的驳船，或者是别的什么旧船，倒扣在稍高处的干燥地面上，上面伸出一个铁漏斗似的东西，当做烟囱，正在舒畅地冒着烟。可是除此之外，我再也看不到有任何可以住人的地方。

“不会是那个吧？”我说，“那个像船一样的东西？”

“正是那个，大卫少爷。”汉姆回答说。



这船屋里干净得让人喜爱，要多整齐有多整齐。里面有一张桌子，一只荷兰钟，一个带抽屉的木柜，柜子上搁有一只茶盘，茶盘上绘着一个拿阳伞的女人，带着一个小军人模样的小孩在散步，那小孩正在滚铁环。

这都是我进门后第一眼看到的東西——按我的理论，这是孩子的特点——接着佩格蒂打开一扇小门，让我看了我的卧室。这是我见过的最完美、最让人喜欢的卧室了——它位于船尾，有一个小小的窗子，这原本是伸出船舵的地方。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镜框上镶着牡蛎壳，镜子挂的高度正好适合我。房里有一张小床，刚好够我睡。还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只蓝色的大杯子，里面插着一束海草。

来时，我们受到了一位系着白围裙的很有礼貌的妇女的迎接。当我还在汉姆背上，离船尾还有大约四分之一英里时，我就看见她立在门口，朝我们屈膝行礼了。跟她一样行礼的，还有一个戴串蓝珠子项圈的挺美的小姑娘。后来，进来一个毛发浓密、满脸和气的汉子。因为他管佩格蒂叫“小妞”，还在她脸上来了一个亲热的响吻，从她对他的—般礼数来看，我断定这人一定是她的哥哥。果然是这样——佩格蒂对我介绍说，他就是这一家的主人佩格蒂先生。

“见到你很高兴，少爷，”佩格蒂先生说，“你会觉得我们粗鲁，少爷，不过你也会发现我们还是挺爽快的。”

我向他道了谢，同时回答说：“我相信，在这样一个让人喜欢的地方，我一定会很快活的。”

直到睡觉的时候，到了我自己那间小小的卧室中，在没有外人在场时，佩格蒂才告诉我说，汉姆是佩格蒂先生的侄子，小艾米莉是他的外甥女儿，他们都从小就父母双亡，无衣无食，我的主人相继收养了他们；葛米治太太是他同船干活的一个伙伴的寡妇，那伙伴死时很穷。佩格蒂说，佩格蒂先生自己也是个穷人，可是心地好得像金子，纯得像钢——这都是她打的比方。

第二天，除了晨曦降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几乎是晨光刚一照到我房内镶有牡蛎壳的镜框上，我就起了床，跟小艾米莉一起跑出门